

左
氏
條
貫

左氏條貫卷八

長洲曹 基德培編次

門人張

兼念凌
典懷鞠 叅訂

齊

齊襄公

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也命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爲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芬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

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也責屨

于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

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鬪

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小臣也代公居牀

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

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

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初公

孫無知虐于雍廩莊公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夏公伐齊

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藍時我師

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賈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莊公二十七年

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

穀梁子曰：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于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軟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

大戰也愛民也

莊公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

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閔公元年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

夏親昵不可弃也寡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

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

人救邢

閔公二年

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

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僖公二年

齊寺人貂始漏

師于多魚

僖公三年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圃蕩公公懼變

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

僖公四年齊

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寔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

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僖公七年秋盟

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于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于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弋子華聽命于會，言于齊侯曰：「洩氏

孔氏于人民三族寔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于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

盛德也。若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犬子而求介于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于華，由是得罪于鄭。

僖公九年

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諸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

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于行晉侯乃還

僖公十年齊侯

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篤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僖公十七年夏滅項

穀梁子曰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爲賢者

諱也。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已之不可以滅也。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色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爲犬子。雍巫易牙有寵于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荐羞于公。亦有寵。公許之立。

十有四年九月齊公子商人統其君舍

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

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武孟老

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已六十八年信公十年宋

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立孝公文公十年

齊人定懿公商人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公子元末順

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猶云八年文公十年齊

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弗勝及卽位乃掘

而別之時歌父已死故掘尸而別其足而使歆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

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歆以扑扶職職

齊

怒歎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刑其
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飲爵

而行齊人立公子元惠公成公十年齊慶克慶封父通于聲

孟子靈公母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閔鮑牽見之以告

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

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高無咎鮑牽處守

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

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別鮑牽而逐高無咎

無咎奔莒高弱無咎子以盧叛齊人來召鮑國牽之弟而

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爲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
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爲宰以讓
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寔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
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仲尼曰鮑
莊子鮑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襄公二十一年齊莊公

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勇也州綽曰君以爲雄

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

綽郭莊公爲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

臣左驂迫還于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于此乎公曰

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隸新然二子者譬于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襄公二十三年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

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遷載甲夜入且于之隊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卽對曰貪貨弃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弃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

室

襄公二十五年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

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

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

齊丁公

臣出自桓

齊桓公皆姜姓

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

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

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

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蒺

也何害先夫

棠公

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

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

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于公宮。陪臣干。擲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僕、堙皆死。祝。

佗父祭于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于崔氏。申劓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醜蔑于平陰。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死而爲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

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慮○

蒲○癸○奔○晉○王○何○奔○莒○

子莊公

叔○孫○宣○伯○

魯叔孫僑如

之○在○齊○

也○叔○孫○還○

齊羣公子

納○其○女○

宣伯女

于○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

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于○犬○宮○曰○所○不○與○崔○

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

有○如○上○帝○乃○秋○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崔○

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

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襄公二

十七年

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

喪偶

娶○東○郭○姜○生○明○東○

郭姜以孤入

以先夫之
子自隨

曰棠無咎與東郭偃

姜之弟

相崔

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
與無咎弗子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
告慶封曰夫子崔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
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
圖之告盧蒲癸盧蒲癸曰彼崔君之讐也天或者將弃
彼矣彼寔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
成彊復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
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于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

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圍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癸復命于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

襄公

二十八年慶封好出而耆酒與慶舍

慶封子

政則以其內寔遷

于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

就癸家朝見封

使諸

亡人

薛崔氏難出奔

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

莊公癸黨

臣子之

卽慶舍

有寵妻之

以女妻癸

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

女辨姓子不辟宗

慶盧皆姜姓

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

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

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

卿大夫之膳

曰雙雞饗人

竊更之以鴛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泊也饋子雅

子尾怒

二人惠公孫

慶封告盧蒲癸盧蒲癸曰譬之如禽獸

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

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

析歸父

曰子

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

非佐

子車名

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

文子之子

曰禍將作矣

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文子曰可慎守

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警敢

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

即桓

子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

即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

封之族

聞之

曰禍將作矣謂子家

慶封字

速歸禍作必于嘗歸猶可及

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

慶嗣

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

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

姜妻舍之女

謂癸曰有事

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慶懷莫之止。將

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

舍泣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

嬰爲尸。慶集爲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

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

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于魚里。樂子高子陳須鮑

之徒介也。慶氏之甲子尾抽柄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

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柄。動于莞。以俎

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集。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

為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
 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
 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于季武子。美澤可以
 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
 食慶封，慶封汜祭。散豆間所祭之物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
 賜。刺不敬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勾餘吳子夷昧子之
 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于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
 「天始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
 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崔氏之亂，喪

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勾瀆之丘及慶氏
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邸殿其鄙六
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
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邸殿乃足欲足欲
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邸殿非惡富也恐
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
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
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
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之而稍致

之公以爲忠故有寵。釋盧蒲癸于北竟。求崔杼之尸。將
僇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
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旣。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壁。
吾獻其柩。于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
大寢。以其棺。尸崔杼于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昭公三年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

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
不獲。不腆先君之適。少姜以備內官。焜耀寡人之望。則又
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

國辱收寡人。徼福于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纒經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旣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齊舊四量。

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四豆爲區四區爲釜以登于釜六

升釜十則鍾六斛陳氏三量皆登一焉加舊量鍾

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水如市弗加于山

魚鹽蜃蛤弗加于海民參三分也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

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上中下三壽凍餒國之諸市履賤踊

貴別足者用踊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

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

相胡公犬姬已在齊矣皆陳氏之祖言其神靈在齊相助之叔向曰然雖

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

列無長庶民罷傲。而宮室滋侈。道殫相望。而女富溢尤。
民聞公命。如逃寇讐。樂郤齊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政
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
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且平顯。後世猶息。況日不悛。其
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胙聞
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胙之宗十一
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胙又無子。無賢子公室無度。幸而得
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
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

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于是景公繁于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既已告于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爲是省于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鄉鄰之宅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使鄰仍居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言鄰人先卜居此違卜不

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齊侯
田于莒。盧蒲癸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短也。余奚能
爲。公曰。諾。吾告二子。子雅子尾。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
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
放盧蒲癸于北燕。齊公孫窻。子雅卒。司馬窻見晏子曰。
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子雅之子。不免。殆哉。姜族弱
矣。而媯氏將始昌。二惠。雅尾皆惠公孫。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
姜其危哉。

十有二年春
齊高發帥師
圍北燕伯于
陽

公羊子曰：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爾。

昭公十
九年 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鄆，使孫書伐之。初

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託于紀鄆紡焉。以度度城之丈尺而去也。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

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齊侯疥遂疢。

瘰癧疾

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

據與裔款言于公曰。吾事鬼神豐于先君有加矣。今君

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

君盍誅于祝固。史罔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

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于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

言于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

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楚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

子之光輔五君。

文襄靈成景

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

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于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

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荐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于心其祝史荐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

嫚于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
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
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
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官室日
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于鄙。
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
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
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于祝，史修德而後可。公
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十二月，齊侯田于

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
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
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齊侯
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梁丘據馳而造焉公曰唯據
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
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
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
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
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

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
醴。澂。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
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樂以二體舞有三類風雅
四物。四方之物五聲六律七音。五音加變宮變徵八風。八方之風九歌。六
三事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
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
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
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
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

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犬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昭公二十六年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

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于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

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
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
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
有施于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
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
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
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
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
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

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于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定公九年齊侯伐晉夷儀，做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于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于雷下。東郭書讓登，犁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

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剛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禱。媚杏于衛。齊侯賞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皙憤而狸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臆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

犁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敵無存者。

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禭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

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哀公五年齊燕姬生子

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太子也。

言于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

聞于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乎？無君，公疾使國

惠子高昭子立荼，置羣公子于萊。秋，齊景公卒，公子嘉

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

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

黨之乎。

哀公六年

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

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弃子之命皆曰高國得

君必備我盜去諸國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

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指諸大夫虎狼也見我在子之

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欲與諸大夫謀高國故求就之又謂諸大夫

曰二子高國者禍矣特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

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

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

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高國聞之與惠子夏國

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憂奔莒遂及高張晏圍

莒施來奔

八月齊邴意茲

高國黨

來奔陳僖子陳使召

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子

公子

曰嘗獻馬于季

孫不入于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

故闕止

陽生家臣

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

子陽生

也處戒之

戒勿洩

遂行逮夜至于齊國人知之僖子

使子士之母

僖子妾

養之與饋者皆入

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黜曰此誰之命也

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

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孺子茶也景公嘗銜繩爲

牛使茶牽之茶頓地故折其齒悼公生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

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言已可爲君若我不可不必亡一

公子公子自稱也恐鮑子殺已故要之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

廢典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

胡姬景公妾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茶之母殺王甲拘江詭

因王豹于甸竇之丘三人皆茶黨公使朱毛告于陳子曰微

子則不及此然君異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置君二多

難敢布諸大夫倍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

六年齊陳乞
弑其君荼

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
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
大訪于陳子。而圖其小。可也。大指國政。小謂殺荼。使毛遷孺子于
貽。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爰日淳。

公羊子曰。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
國之辭言之何。爲諛也。此其爲諛奈何。景公謂陳乞
曰。吾欲立荼。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之。則
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
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

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荼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于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爲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于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雷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弑荼

哀公十、齊簡公悼公之在魯也。闞止子有寵焉。及卽位。

使爲政。陳成子常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齊大言于公。

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子殺人。

逢之。遂執以入。執逆陳氏方睦。使疾詐而遺之。潘沐潘

沐頭。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

陳于陳宗。初，陳豹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己。已有喪而

止。旣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指闞

必得志。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

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

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于陳氏矣且其
違者不遇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
先必禍子子行舍于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
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子不納侍人禦之子行
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
擊之犬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
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
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
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于彘中適豐丘

豐丘人執之以告

執闕止以告陳氏

殺諸郭闕成子將殺大陸

子方

子我臣

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于道及彫衆知

而東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

私焉事子我而有私于其讐何以見魯衛之士

即子方

奔衛庚辰陳恒執公子舒州公曰吾早從

言不及此

哀公十五年

齊陳瓘

陳恒兄子玉

如楚過衛仲

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旣斲喪公室而他人

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

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

弟成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貢爲介。見公孫成曰。

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

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

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使

貢景伯就館。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

揖子貢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

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漣媚杏以

南。書社五百。二十五家爲一社。籍書而致之。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

病。取譴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

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羸宿，爲成宰。故前稱公孫成。

左氏條貫卷八

男官賀校字

左氏條貫卷九

長洲曹

基德培編次

門人張

兼念凌
典懷鞠 叅訂

宋

宋穆公

隱公三年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傷公與焉。曰先君

穆公兄宣公

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

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

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

穆公子莊公

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

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

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卽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于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公羊子曰葬者曷爲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諸侯五月而葬不及時而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不及五月爲不及時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

宋穆公

則與夷不若女。蓋終爲君矣。宣公死，穆公立。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爲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于君者，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

桓公元年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

豔

桓公二年

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

弑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故先書

弑其君會于稷以成宋亂

先是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

爲賂故立華

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

督爲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

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于鄆而立之以親鄭以郟大鼎

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莊公

公羊子曰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

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

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其義形于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得而弑也。故于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于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

莊公十一年

乘丘之役

十年魯敗宋于乘丘

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

宋大夫

公右散孫生搏

取也

之宋人請之宋公

斬之也戲而愧之

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

莊公十二年

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

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

亳，南宮牛

長萬子

猛獲

萬之黨

帥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

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

游于宋，立桓公

御說

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

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

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于宋而保于我，保之何補？得一

夫而失一國，與惡而弃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

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

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公羊子曰。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
父苟息皆累也。舍孔父苟息無累者乎。曰。有。則此
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其
不畏彊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
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于宋與閔公
名捷。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
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如其
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
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劔而

叱之萬臂撥仇牧碎其首齒着乎門闔仇牧可謂不
畏強禦矣

僖公八年

宋公疾犬子茲父罔請曰目夷

茲父庶兄于魚

長且仁君

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

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僖公十年

春隕石于宋五隕

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

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

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

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石于宋
五月六鷓
退飛過宋都

公羊子曰。曷爲先言隕而後言石。隕石記聞。聞其確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曷爲先言六而後言鷓。六鷓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鷓。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六鷓。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

穀梁子曰。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竟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是月者。決不日而

月也。六鷓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子曰石
無知之物。鷓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曰之。鷓微有知
之物。故月之。君子之于物。無所苟而已。石鷓且猶盡
其辭。而況于人乎。故五石六鷓之辭。不設則王道不
亢矣。民所聚曰都。

僖公十
九年

宋公使邾文公用郟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

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
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
之。齊桓公存三亡國。

魯衛
邢

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

一會而虜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
難乎。得死爲幸。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于宋公。
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
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
乎。無闕而後動。僖公二十二年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
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僖公二十一年諸侯會
宋公于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其其何以堪之。
于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

楚人使宣市
來獻捷

未也。未足以懲君。

公羊子曰：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爲執宋公。貶曷爲爲執宋公？貶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固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于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

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于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惡乎捷。捷乎宋。曷爲不言捷乎宋。爲襄公諱也。此闕辭也。曷爲不言其闕。爲公子目夷諱也。

僖公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

續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考獲則取之何有于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儼可也

穀梁子曰日事遇朔曰朔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

尊敗乎甲。以師敗乎人者也。以尊敗乎甲。以師敗乎人。則驕其敵。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責之也。泓之戰。以爲復雠之恥也。雠之恥。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爲雠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嬰冑。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以報其恥哉。宋公與楚人戰于泓水之上。司馬子反曰。楚衆

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須其出，旣出，旌亂于上，陳亂于下。子反曰：楚衆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不鼓不成列，須其成列而後擊之，則衆敗而身傷焉。七月而死，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言之所以爲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爲言。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爲信。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

穀梁子曰：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

何茅茨盡矣。著于上，見于下，謂之雨。

文公七年夏四月，宋成公卒，于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鱗矐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右師等六人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

公子邛昭公卽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

文公十年宋公子鮑昭公庶弟禮于國人

六年

宋飢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于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黠襄夫人鮑適祖母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于是華元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華耦爲司馬鱗隲爲司徒蕩意諸爲司城公子朝爲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爲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

宋文公

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紆死焉。雖
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
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
君。且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爲人君。而又爲人
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
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
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
死之。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文公公子子卽位。
使母弟須爲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爲司馬。

宣公二年春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禦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取左耳百人。狂狡宋大夫。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山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僂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于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

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牛入華元逃歸立

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羊掛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

其人也既合也谷而來奔宋城華元爲植主其事巡功城者

謳曰睥其目。蟠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多鬚棄甲復

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則那。役

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宣公十四年楚子使申舟無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

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扶舟

宋公曰鄭昭宋蕞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

之見。犀舟之于見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

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于室。皇劔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宣公十五年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

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舍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

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殺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汝則弃之。速卽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質，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于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

夏五月宋人
及楚人平

不敢廢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
畔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
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
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
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
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公羊子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何大
乎其平乎已？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
將去而歸，爾于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

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圜者相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

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

成公二年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

樽有四柯。棺有輪楹。君子謂華元樂舉。于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

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子惡也。何臣之爲。

襄公十六年宋華

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調戲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

楛。以弓貫其頸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楛于朝。難以

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

刑也。專僇。辱華弱于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

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言亦常逐子罕善之如初。襄公九年春

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

屋塗大屋陳畚耨具。繩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

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

保。奔火所使。華閱討也。治右官官庀其司向戍討左亦如

之。使樂邁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郎命校正出馬。工正出

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釭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

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宋之祖于

門之外。晉侯問于士弱曰。吾聞之。宋災。于是乎。知有

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掌火之神或食于心。或食于味。以

出內火。心大火東方星。味鶉火南方柳星也。或以火正配食于大火之心。星或以火正配食于鶉火之

柳星季春鶉火星昏在南方令民放火謂之出火季是
秋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禁民放火謂之內火是
故味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闕伯高辛氏子居商
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契之孫因之故商主大火商
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
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公羊子曰曷爲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
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何以書記
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

襄公十
五年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

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襄公十七

年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于農收。子罕請俟

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諷曰：澤門之皙，國寔興我役。邑

中之黔，子罕寔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

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溼寒暑。今君

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諷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

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襄公二十六年初宋芮

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諸堤下共姬

宋伯姬

之妾取以入

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

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

貌惡而婉順

犬子瘞美

貌惡

狠心合左師

向威

而惡之寺人惠墻伊戾

惠墻名

為犬子

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于晉過宋犬子知之請野享之

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

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

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飲用牲

加書徵之

詐為反狀

而騁告公曰、犬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

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

問諸夫人

棄

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犬子曰、

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

聞之、居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犬子、公徐聞其

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

習也

馬者、問之、對曰、

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國人歸以

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

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襄公二十

七年宋向戌善于趙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于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蠶，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吾焉得已！凡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皆告于小國，爲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于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

折解

禮節升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戊言于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于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于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于齊，猶楚之不能于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請于齊。壬申，左師復言于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黑肱盟。

以齊言

要齊其詞

燕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

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

籬也

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

荀盈

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于宋。若我

何辛已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

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于楚，是以

來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

「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

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將逞

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

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
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
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
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
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
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
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既而
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
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

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也。主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細事。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于趙孟曰：范武子士之德何如？對曰：夫子武之家事

治言于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于鬼神無愧辭子木

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

文襄靈成

景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

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苟盈遂如楚涖盟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

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

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

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

金木水火七

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

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子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子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戍之謂乎？襄公三十一年

或叫于宋大廟曰：譖譖出，出烏鳴于亳社，如曰譖譖。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昭公二十一年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

氏登前年齊烏枝鳴戍宋厨人濮宋大曰軍志有之先

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蓋及其勞且未定也伐

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

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雒偃州負華登帥

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

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撤者名幟公徒也衆從之公

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

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

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劔從之華氏北復卽之厨人

漢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
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姓居于公里。
亦如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前年奔晉以晉師至曹。翰

胡

曹大夫

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

氏戰于楮丘鄭翩

華氏黨

願爲鵠其御願爲鵠

皆陣名子祿

御公子城莊董爲右干犢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爲右相
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曰平
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子城子祿之間將注則又關矣
曰不狎也更也鄙豹止抽矢城射之殪豹死張匄抽爰而下射

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

折城車軫

又射之死

死句

于犖請一

矢求城曰余言女于君

欲活

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

也于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

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軀曰吾爲欒氏矣軀曰

子無我廷

也恐

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軀以車

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于睢上哭而送之乃復

入楚遣越帥師將逆華氏犬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

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

也後既許之矣二十二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貍華登

皇奄傷省滅士平出奔楚

昭公十年冬十二月宋平公卒

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

以溫地

將至

則去之

使公坐其處

比葬又有寵

昭公二十五年

叔孫婁聘于宋

桐門右師

樂大心

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

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

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

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

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

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

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

之姊。平子庶姑與公若同母，故曰公若姊。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平子之外

姊生子也。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昭從

子謂曹氏。宋元夫人勿與魯將逐之。言逐平子曹氏告公，公告樂

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文子武子

魯君喪政，四公矣。宣成襄昭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

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云：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

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定公九年宋

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

莫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即樂子明謂桐門右師

樂大出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

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鍾子明聞

之怒言于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即樂氏不肯適晉將作

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定公十年宋公子地嬖遽

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

嬖向魍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

魍而奪之魍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

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魍亦有頗焉子爲君禮不過

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
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
暨仲佗石彌出奔陳

哀公十四年

宋桓魋之寵害于公公

使夫人

景公母

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

鞞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鞞七邑而請享公焉

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

皇野司馬子仲

余長

長育

之也魋也今將禍余請卽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

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

魋兄向巢

不可請

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

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

迹禽獸

來告曰逢澤

有介麋焉公曰雖魍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

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

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

子仲

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

上有天下有先君

誓不相害

對曰魍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

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

發兵符節

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

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願

桓魋弟

騁而告桓司馬

魍

司馬欲入于車

魍弟

止之曰不能事君

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魍遂入于曹以叛六

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質。魍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魍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魍弟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魍出于衛地，公文氏衛大夫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于魯郭。

門之外阮氏葬諸丘與

哀公二十六年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

周

元公孫

之子得

即昭公

與啓

得之弟

畜諸公宮未有立焉于

是皇綏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靈不綏

爲左師樂菽爲司城樂朱鉏爲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

政因大尹

近宮有寵者

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

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

重而無基能無徹乎冬十月公游于空澤辛巳卒于連

中大尹與空澤之士千甲奉公

公之尸

自空桐入如沃宮

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六子至以甲劫之

之... 卷...

三

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

司徒蒞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

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啓北

首死而寢于盧門之外失國已為烏而集于其上味加

于南門尾加于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

盟少寢盟但以君命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為菽

書六子在唐孟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皇非我

因子潞樂門尹得樂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逐大皆

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盪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惡其號令與君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啓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施罪于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